晉書卷二　唐房玄齡等撰　吳士鑑、劉承幹斠注　佐藤大朗新註　竹内眞彦補注
帝紀第二

文帝

文皇帝諱昭。字子上。景帝之母弟也。魏景初二年。封新城鄉侯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明帝紀景初二年(238)八月曰。丙寅。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。大破之。傳淵首于京都。海東諸郡平。冬十一月。錄討淵功。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。

正始初。為洛陽典農中郎將。值魏明奢侈之後。帝蠲除苛碎。不奪農時。百姓大悅。轉散騎常侍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裴潛傳曰。潛出為沛國相。遷兗州刺史。太祖次摩陂。歎其軍陳齊整。特加賞賜。文帝踐阼。入為散騎常侍。出為魏郡、潁川典農中郎將。奏通貢舉。比之郡國。由是農官進仕路泰。

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。以帝為征蜀將軍。副夏侯玄出駱谷。次于興勢。

〔斠注〕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六〔陝西五〕曰。興勢山【在洋】縣北二十里。亦曰興勢阪。山形如盆。外甚險。中有大谷。〔漢建安二十四年。先主於興勢作營。其後。武侯嘗屯戍於此。為蜀漢之重鎮。延熙五年。魏曹爽侵漢中。王平使劉敏多張旗幟。彌亙百餘里。爽不得進。司馬懿貽書曰。興勢至險。蜀已先據。若進不得戰。退見邀絕。覆軍必矣。爽懼。引還。後魏置興勢縣。以此山為名。〕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曹爽傳曰。正始五年(244)。爽乃西至長安。大發卒六七萬人。從駱谷入。是時。關中及氐、羌轉輸不能供。牛馬騾驢多死。民夷號泣道路。入谷行數百里。賊因山為固。兵不得進。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。宜急還。不然將敗。颺與偉爭於爽前。偉曰。颺勝將敗國家事。可斬也。爽不悅。乃引軍還。

同夏侯玄傳曰。頃之。為征西將軍。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。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。時人譏之。

同蜀書後主傳曰。〔延熙〕七年(244)閏月。魏大將軍曹爽、夏侯玄等向漢中。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。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。魏軍退。

蜀將王林夜襲帝營。帝堅臥不動。林退。帝謂玄曰。費禕以據險距守。進不獲戰。攻之不可。宜亟旋軍。以為後圖。爽等引旋。禕果馳兵趣三嶺。爭險乃得過。遂還。拜議郎。及誅曹爽。帥衆衞二宮。以功增邑千戶。

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。征西將軍郭淮自長安距之。進帝位安西將軍、

〔斠注〕魏志三少帝紀〔齊王芳嘉平六年(254)〕注世語〔及魏氏春秋並〕曰。此秋。姜維寇隴右。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。徵還擊維。至京師。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。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。因文王辭。殺之。勒其衆以退大將軍。已書詔於前。文王入。帝方食栗。優人雲午等唱曰。青頭雞。青頭雞。青頭雞者。鴨也。帝懼不敢發。文王引兵入城。景王因是謀廢帝。

案此事在嘉平六年。其時文王鎮許昌。故稱安東將軍。迨徵還擊維。進安西將軍。本紀與世語互有詳略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六年裴註曰。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。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。豐既誅。即出允為鎮北將軍。未發。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。徙樂浪。追殺之。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。

持節。

〔補註〕『宋書』百官志上曰。高貴公正元二年。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。尋加大都督。晉世則都督諸軍為上。監諸軍次之。督諸軍為下。使持節為上。持節次之。假節為下。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。持節殺無官位人。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。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。晉江左以來。都督中外尤重。唯王導居之。宋氏人臣則無也。江夏王義恭假黃鉞。假黃鉞。則專戮節將。非人臣常器矣。

屯關中。為諸軍節度。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麴。久而不決。帝乃進據長城。南趣駱谷以疑之。維懼。退保南鄭。安軍絕援。帥衆來降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郭淮傳曰。嘉平元年(249)。遷征西將軍。都督雍涼諸軍事。是歲。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。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。

同陳羣傳附陳泰傳曰。嘉平初。代郭淮為雍州刺史。加奮威將軍。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。使牙門將句安、李歆等守之。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。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。

同前曰。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。遣使白淮。欲自南渡白水。循水而東。使淮趣牛頭。截其還路。可并取維。不惟安等而已。淮善其策。進率諸軍軍洮水。維懼。遁走。安等孤縣。遂皆降。

同蜀書後主傳曰。〔延熙〕十二年春正月。魏誅大將軍曹爽等。右將軍夏侯霸來降。夏四月。大赦。秋。衞將軍姜維出攻雍州。不克而還。將軍句安、李韶降魏。

轉安東將軍、持節。鎮許昌。

及大軍討王淩。帝督淮北諸軍事。帥師會于項。增邑三百戶。假金印紫綬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王淩傳曰：〔嘉平〕三年（251）春。吳賊塞涂水。淩欲因此發。大嚴諸軍。表求討賊。詔報不聽。淩陰謀滋甚。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。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。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。先下赦赦淩罪。又將尚書廣東。使為書喻淩。大軍掩至百尺逼淩。淩自知勢窮。乃乘船單出迎宣王。遣掾王彧謝罪。送印綬、節鉞。軍到丘頭。淩面縛水次。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。見淩。慰勞之。還印綬、節鉞。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。淩至項。飲藥死。

『漢書』百官公卿表曰：爵。一級曰公士。二上造。三簪裊。四不更。五大夫。六官大夫。七公大夫。八公乘。九五大夫。十左庶長。十一右庶長。十二左更。十三中更。十四右更。十五少上造。十六大上造。十七駟車庶長。十八大庶長。十九關內侯。二十徹侯。皆秦制。以賞功勞。徹侯。金印紫綬。避武帝諱。曰通侯。或曰列侯。改所食國令長名相。又有家丞、門大夫、庶子。

『三國志』魏書武帝紀建安二十年（215）十月裴註所引『魏書』曰：置名號侯爵十八級。關中侯爵十七級。皆金印紫綬。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。銅印龜紐墨綬。五大夫十五級。銅印環紐。亦墨綬。皆不食租。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。

同東夷傳曰：景初二年六月。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。求詣天子朝獻。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。其年十二月。詔書報倭女王曰。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。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、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。女生口六人、班布二匹二丈。以到。汝所在踰遠。乃遣使貢獻。是汝之忠孝。我甚哀汝。今以汝為親魏倭王。假金印紫綬。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。其綏撫種人。勉為孝順。汝來使難升米、牛利涉遠。道路勤勞。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。牛利為率善校尉。假銀印青綬。引見勞賜遣還。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、絳地縐粟罽十張、蒨絳五十匹、紺青五十匹。答汝所獻貢直。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、細班華罽五張、白絹五十匹、金八兩、五尺刀二口、銅鏡百枚、真珠、鉛丹各五十斤。皆裝封付難升米、牛利還到錄受。悉可以示汝國中人。使知國家哀汝。故鄭重賜汝好物也。

尋進號都督。統征東將軍胡遵、鎮東將軍諸葛誕伐吳。戰于東關。二軍敗績。坐失侯。

〔斠注〕魏志三少帝紀〔齊王芳〕嘉平四年(252)十一月。詔征南大將軍王昶、征東將軍胡遵、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。十二月。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。大破衆軍於東關。不利而還。

注漢晉春秋曰：毌丘儉、王昶聞東軍敗。各燒屯走。朝議欲貶黜諸將。景王曰。我不聽公休。以至於此。此我過也。諸將何罪。悉原之。時司馬文王為監軍。統諸軍。惟削文王爵而已。〔是歲。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併力討胡。景王從之。未集。而雁門、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。遂驚反。景王又謝朝士曰。此我過也。非玄伯之責。於是魏人愧悅。人思其報。〕

三國志裴注述二曰：案王肅、賈逵、桓階、王昶、諸葛誕、孫晧、諸葛恪傳 恪傳前作東興。後作東關。又王脩傳及注引王隱晉書、傅嘏傳及注引司馬彪戰略 此事屬嘉平四年十二月。彼注作五年正月誤、毌丘儉傳注儉欽等表。竝作東關。據孫亮、諸葛恪傳。及本紀注引漢晉春秋。是役實以築東興隄。起釁似作東興為是。但作東關亦未必盡誤。疑此地本有二名也林氏此說尚不知。東關即東興關。

水經沔水注曰：〔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為中塘。塘在四水中。水出格虎山北。山上有虎山城。有郭僧坎城。水北有趙祖悅城。竝故東關城也。昔諸葛恪帥師作東興堤以遏巢湖。傍山築城。使將軍全端、留略等。各以千人守之。〕魏遣司馬昭督鎮東諸葛誕。率衆攻東關三城。〔將毀堤遏。諸軍作浮梁。陳于堤上。分兵攻城。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噪奮擊。朱異等以水軍攻浮梁。魏征東胡遵軍士爭渡。梁壞。投水而死者數千。塘即東興堤。城亦關城也。〕

水經注釋（二十九）〔二十八〕曰：一清案。吳書諸葛恪傳云。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于東興。更作大堤。左右結山。挾築兩城。魏命大將胡遵、諸葛誕等作浮橋。度陣於堤上。分兵攻兩城。三嗣主傳云。全端守西城。留略守東城。通鑑。陳大建五年。遣吳明徹等北伐。別將任衆軍於東關克齊東西二城。顧祖禹曰。即諸葛恪所築。此云三城。案朱然傳云。曹公出濡須。然備大塢及三關屯。大塢即濡須塢。三關即東興關也。是東興本有三城。其後元遜更分築兩城耳。三字亦非誤也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諸葛誕傳曰：王淩之陰謀也。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。以誕為鎮東將軍、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。封山陽亭侯。諸葛恪興東關。遣誕督諸軍討之。與戰。不利。還。徙為鎮南將軍。

同王脩傳裴註所引王隱『晉書』曰：脩一子。名儀。字朱表。高亮雅直。司馬文王為安東。儀為司馬。東關之敗。文王曰。近日之事。誰任其咎。儀曰。責在軍師。文王怒曰。司馬欲委罪於孤邪。遂殺之。

同『漢晉春秋』曰：褒與濟南劉兆字延世。俱以不仕顯名。褒以父為文王所濫殺。終身不應徵聘。未嘗西向坐。以示不臣於晉也。

蜀將姜維又寇隴右。揚聲欲攻狄道。以帝行征西將軍。次長安。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。帝曰。姜維攻羌。收其質任。聚穀作邸閣訖。而復轉行至此。正欲了塞外諸羌。為後年之資耳。若實向狄道。安肯宣露。令外人知。今揚聲言出。此欲歸也。維果燒營而去。

〔斠注〕魏志三少帝紀〔齊王芳嘉平五年(253)五月〕注漢晉春秋曰。〔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。司馬景王問虞松曰。今東西有事。二方皆急。而諸將意沮。若之何。松曰。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。事有似弱而彊。或似彊而弱。不可不察也。今恪悉其銳眾。足以肆暴。而坐守。。欲以致一戰耳。若攻城不拔。請戰不得。師老衆疲。勢將自走。諸將之不徑進。乃公之利也。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。投食我麥。非深根之寇也。且謂我并力于東。西方必虛。是以徑進。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。出其不意。殆將走矣。景王曰。善。乃〕使郭淮、陳泰悉關中之衆。解狄道之圍。〔敕毌丘儉等案兵自守。以。委吳。〕姜維聞淮進兵。軍食少。乃退屯隴西界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蜀書姜維傳曰：十六年春。禕卒。夏。維率數萬人出石營。經董亭。圍南安。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。維糧盡退還。明年。加督中外軍事。復出隴西。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。進圍襄武。與魏將徐質交鋒。斬首破敵。魏軍敗退。維乘勝多所降下。拔河關、狄道、臨洮三縣民還。

會新平羌胡叛。帝擊破之。遂耀兵靈州。北虜震讋。

〔斠注〕文選為鄭沖勸晉王牋注：王隱晉書文紀曰。姜維出隴右上。帥輕兵到靈州。大破之諸虜震服。

〔補註〕『隋書』地理史志雍州曰：靈武郡。後魏置靈州。後周置總管府。大業元年府廢。統縣六。戶一萬二千三百三十。

『後漢書』段熲傳曰：熲遂與相連綴。且鬬且引。及於靈武谷。熲乃被甲先登。士卒無敢後者。羌遂大敗。弃兵而走。

同李賢註曰：靈武。縣名。有谷。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。

叛者悉降。以功復封新城鄉侯。

高貴鄉公之立也。以參定策。進封高都侯。增封二千戶。

毌丘儉、文欽之亂。大軍東征。帝兼中領軍。留鎮洛陽。

及景帝疾篤。帝自京都省疾。拜衞將軍。景帝崩。天子命帝鎮許昌。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。帝用嘏及鍾會策。自帥軍而還。

〔斠注〕羣書拾補曰。軍上脫六字。志有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傅嘏傳曰：嘉平末。賜爵關內侯。高貴鄉公即尊位。進封武卿亭侯。正元二年春。毌丘儉、文欽作亂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。可遣太尉孚往。惟嘏及王肅勸之。景王遂行。以嘏守尚書僕射。俱東。儉欽破敗。嘏有謀焉。及景王薨。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。文王遂以輔政。語在鍾會傳。

同鍾會傳曰：毌丘儉作亂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。會從。典知密事。衞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。景王薨於許昌。文王總統六軍。會謀謨帷幄。時中詔敕尚書傅嘏。以東南新定。權留衞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。令嘏率諸軍還。會與嘏謀。使嘏表上。輒與衞將軍俱發。還到雒水南屯住。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、輔政。會遷黃門侍郎。封東武亭侯。邑三百戶。

至洛陽。進位大將軍。加侍中。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。輔政。劍履上殿。帝固辭不受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正元二年（255）曰：二年春正月乙丑。鎮東將軍毌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反。戊寅。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。癸未。車騎將軍郭淮薨。閏月己亥。破欽于樂嘉。欽遁走。遂奔吳。甲辰。安風津都尉斬儉。傳首京都。壬子。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詿誤者。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。司馬景王薨于許昌。二月丁巳。以衞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。錄尚書事。

甘露元年春正月。加大都督。

〔斠注〕周家祿校勘記曰。照宣景二帝紀。甘露元年上宜冠魏字。

奏事不名。夏六月。進封高都公。地方七百里。加之九錫。假斧鉞。進號大都督。劍履上殿。

〔斠注〕魏志三少帝紀：〔高貴鄉公髦〕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（四日）。賜大將軍司馬文王兗冕之服。赤舄副焉。

讀史舉正曰：魏志兗冕赤舄在四月。餘竝在八月。

又固辭不受。秋八月庚申。加假黃鉞。增封三縣。

〔斠注〕魏志三少帝紀：〔高貴鄉公髦甘露元年〕八月庚午（二十六日）。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。奏事不名。假黃鉞。〔癸酉（二十九日）。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。〕

案庚午與庚申必有一誤。加號大都督。魏志作八月。此紀上文。正月。加大都督。六月又云。進號大都督。文既疊出。且魏志歧異。

二年夏五月辛未（一日）。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。以淮南作亂。

〔斠注〕魏志諸葛誕傳注世語曰：司馬文王既秉朝政。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。於是遣充至壽春。充還啟文王。誕再任揚州。有威名。民望所歸。今徵。必不來。禍小事淺。不徵。事遲禍大。乃以為司空。書至。誕曰。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。今便為司空。不遣使者。健步齎書。使以兵付樂綝。此必綝所為。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。揚州人欲閉門。誕叱曰。傒卿非我故吏邪。徑入。綝逃上樓。就斬之。

魏志三少帝紀：〔高貴鄉公髦甘露二年〕五月乙亥（五日）。諸葛誕不就徵。發兵反。殺揚州刺史樂綝。

諸葛誕傳注魏末傳曰：〔賈充與誕相見。談說時事。因謂誕曰。洛中諸賢。皆願禪代。君所知也。君以為云何。誕厲色曰。卿非賈豫州子。世受魏恩。如何負國。欲以魏室輸人乎。非吾所忍聞。若洛中有難。吾當死之。充默然。〕誕既被徵。請諸牙門置酒飲宴。呼牙門從兵。皆賜酒令醉。謂衆人曰。前作千人鎧仗始成。欲以擊賊。今當還洛。不復得用。欲暫出。將見人游戲。須臾還耳。諸君且止。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。樂綝聞之。閉州門。誕歷南門宣言曰。當還洛邑。暫出游戲。揚州何為閉門見備。前至東門。東門復閉。乃使兵緣城攻門。州人悉走。因風放火。焚其府庫。遂殺綝。誕表曰。臣受國重任。統兵在東。揚州刺史樂綝專詐。說臣與吳交通。又言被詔當代臣位。無狀日久。臣奉國命。以死自立。終無異端。忿綝不忠。輒將步騎七百人。以六月六日討綝。即日斬首。函頭驛馬傳送。若聖朝明臣。臣即魏臣。不明臣。臣即吳臣。不勝發憤有日。謹拜表陳愚。悲感泣血。哽咽斷絕。不知所如。乞朝廷察臣至誠。

案三少帝紀作五月乙亥。與本紀作五月辛未。相去僅四日。必當時紀載之異。惟誕自上表言以六月六日討綝。與史文又異然。魏末傳全錄表文。較為可信。琳亦綝之譌文。

案三少帝紀作五月乙亥。與本紀作五月辛未。相去僅四日。必當時紀載之異。惟誕自上表言以六月六日討綝。與史文又異然。魏末傳全錄表文。較為可信。琳亦綝之譌文。

遣子靚為質於吳以請救。

〔斠注〕御覽四百六十四〔人事部一百五辯下〕語林曰：諸葛靚。字仲思。在吳於朝堂大會。孫皓問曰。卿字仲思。為欲何思之。曰。在家思孝。事君思忠。朋友思信。如斯而已。

世語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：靚〔字仲思〕。瑯邪人，司空誕少子〔也〕。雅正有才望。誕以壽陽叛。遣靚入質於吳。以靚為右將軍。大司馬。

議者請速伐之。帝曰。誕以毌丘儉輕疾傾覆。今必外連吳寇。此為變大而遲。吾當與四方同力。以全勝制之。乃表曰。昔黥布叛逆。漢祖親征。隗囂違戾。光武西伐。

〔佐藤註〕『史記』有黥布列傳。『後漢書』有隗囂傳。

〔補註〕『史記』高祖本紀十一年（前196）曰：秋七月。淮南王黥布反。東并荊王劉賈地。北渡淮。楚王交走入薛。高祖自往擊之。立子長為淮南王。

『後漢書』光武帝紀建武八年（32）四月曰：隗囂攻來歙。不能下。閏月。帝自征囂。河西大將軍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。隴右潰。隗囂奔西城。遣大司馬吳漢、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。進幸上邽。不降。命虎牙大將軍蓋延、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。

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魏書明帝紀太和二年（228）曰：二年春正月。宣王攻破新城。斬達。傳其首。分新城之上庸、武陵、巫縣為上庸郡。錫縣為錫郡。蜀大將諸葛亮寇邊。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。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。並進兵。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。大破之。亮敗走。三郡平。丁未（二月十七日）。行幸長安。

同青龍二年（234）曰：秋七月壬寅（十九日）。帝親御龍舟東征。權攻新城。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。帝軍未至數百里。權遁走。議韶等亦退。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。車駕可西幸長安。帝曰。權走。亮膽破。大將軍以制之。吾無憂矣。遂進軍幸壽春。錄諸將功。封賞各有差。八月己未（七日）。大曜兵。饗六軍。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、壽春諸軍。辛巳（二十九日）。行還許昌宮。

皆所以奮揚赫斯。震耀威武也。陛下宜暫臨戎。使將士得憑天威。今諸軍可五十萬。以衆擊寡。蔑不克矣。

〔補註〕『三國志』三少帝紀高貴鄉公甘露二年（257）五月曰：乙亥，諸葛誕不就徵，發兵反，殺揚州刺史樂綝。丙子。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詿誤者。丁丑。詔曰。諸葛誕造為凶亂。盪覆揚州。昔黥布逆叛。漢祖親戎。隗囂違戾。光武西伐，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。皆所以奮揚赫斯。震耀威武也。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。速定醜虜。時寧東夏。

秋七月。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。徵兵青、徐、荊、豫。分取關中遊軍。皆會淮北。師次于項。假廷尉何楨節。使淮南。宣慰將士。申明逆順。示以誅賞。甲戌。帝進軍丘頭。吳使文欽、唐咨、全端、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。諸將逆擊。不能禦。將軍李廣臨敵不進。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。並斬之以徇。

八月。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。留輜重於都陸。輕兵至黎漿。監軍石苞、兗州刺史州泰禦之。異退。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。焚其糧運。苞、泰復進擊異。大破之。異之餘卒餒甚。食葛葉而遁。吳人殺異。帝曰。異不得至壽春。非其罪也。而吳人殺之。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。使其猶望救耳。若其不爾。彼當突圍。決一旦之命。或謂大軍不能久。省食減口。冀有他變。料賊之情。不出此三者。今當多方以亂之。備其越逸。此勝計也。因命合圍。分遣羸疾就穀淮北。廩軍士大豆。人三升。欽聞之。果喜。帝愈羸形以示之。多縱反間。揚言吳救方至。誕等益寬恣食。俄而城中乏糧。石苞、王基並請攻之。帝曰。。誕之逆謀。非一朝一夕也。聚糧完守。外結吳人。自謂足據淮南。欽既同惡相濟。必不便走。今若急攻之。損游軍之力。外寇卒至。表裏受敵。此危道也。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。天其或者將使同戮。吾當以長策縻之。但堅守三面。若賊陸道而來。軍糧必少。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。可不戰而破外賊。外賊破。欽等必成擒矣。全懌母。孫權女也。得罪於吳。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。儀兄靜時在壽春。用鍾會計。作禕、儀書以譎靜。靜兄弟五人帥其眾來降。城中大駭。

三年春正月壬寅。誕、欽等出攻長圍。諸軍逆擊。走之。初。誕、欽內不相協。及至窮蹙。轉相疑貳。會欽計事與誕忤。誕手刃殺欽。欽子鴦攻誕。不克。踰城降。以為將軍。封侯。使鴦巡城而呼。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。謂諸將曰。。可攻矣！

二月乙酉。攻而拔之。斬誕。夷三族。吳將唐咨、孫曼、孫彌、徐韶等帥其屬皆降。表加爵位。廩其餒疾。或言吳兵必不為用。請坑之。帝曰。。就令亡還。適見中國之弘耳。於是徙之三河。

夏四月。歸于京師。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。以旌武功。

五月。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、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。地方七百里。封帝為晉公。加九錫。進位相國。晉國置官司焉。九讓。乃止。於是增邑萬戶。食三縣。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。

秋七月。奏錄先世名臣元功大勳之子孫。隨才敘用。

四年夏六月。分荊州置二都督。王基鎮新野。州泰鎮襄陽。使石苞都督揚州。陳騫都督豫州。鍾毓都督徐州。宋鈞監青州諸軍事。

景元元年夏四月。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。又讓不受。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。政非己出。情不能安。又慮廢辱。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。

五月戊子夜。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。召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王業、尚書王經。出懷中黃素詔示之。戒嚴俟旦。沈、業馳告于帝。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。天子知事泄。帥左右攻相府。稱有所討。敢有動者族誅。相府兵將止不敢戰。賈充叱諸將曰。。公畜養汝輩。正為今日耳！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。刺之。刃出於背。天子崩于車中。

帝召百僚謀其故。僕射陳泰不至。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。延於曲室。謂曰。。玄伯。天下其如我何？泰曰。。惟腰斬賈充。微以謝天下。帝曰。。卿更思其次。泰曰。。但見其上。不見其次。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。太后令曰。。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。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。使外內咸知其所行也。殺尚書王經。貳於我也。

戊申。帝奏曰。。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。拔刃鳴鼓向臣所。臣懼兵刃相接。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。違令者以軍法從事。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。傷公至隕。臣聞人臣之節。有死無貳。事上之義。不敢逃難。前者變故卒至。禍同發機。誠欲委身守死。惟命所裁。然惟本謀。乃欲上危皇太后。傾覆宗廟。臣忝當元輔。義在安國。即駱驛申敕。不得迫近輿輦。而濟妄入陣間。以致大變。哀怛痛恨。五內摧裂。濟干國亂紀。罪不容誅。輒收濟家屬。付廷尉。太后從之。夷濟三族。與公卿議。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。

六月。改元。丙辰。天子進帝為相國。封晉公。增十郡。加九錫如初。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。賜錢千萬。帛萬匹。固讓。乃止。

冬十一月。吳吉陽督蕭慎以書詣鎮東將軍石苞偽降。求迎。帝知其詐也。使苞外示迎之。而內為之備。

二年秋八月甲寅。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。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。固辭。

三年夏四月。肅慎來獻楛矢、石砮、弓甲、貂皮等。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。

四年春二月丁丑。天子復命帝如前。又固讓。

三月。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。從事中郎二人。舍人十人。

夏。帝將伐蜀。乃謀眾曰。。自定壽春已來。息役六年。治兵繕甲。以擬二虜。略計取吳。作戰船。通水道。當用千餘萬功。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。又南土下溼。必生疾疫。今宜先取蜀。三年之後。因巴蜀順流之勢。水陸並進。此滅虞定虢。吞韓并魏之勢也。計蜀戰士九萬。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。然則餘眾不過五萬。今絆姜維於沓中。使不得東顧。直指駱谷。出其空虛之地。以襲漢中。彼若嬰城守險。兵勢必散。首尾離絕。舉大眾以屠城。散銳卒以略野。劍閣不暇守險。關頭不能自存。以劉禪之闇。而邊城外破。士女內震。其亡可知也。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。屢陳異議。帝患之。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。艾乃奉命。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。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。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。絕維歸路。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、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。

秋八月。軍發洛陽。大賚將士。陳師誓眾。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。帝斬以徇。

九月。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。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。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。鍾會分為二隊。入自斜谷。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。又使部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。會直指陽安。護軍胡烈攻陷關城。姜維聞之。引還。王頎追敗維於彊川。維與張翼、廖化合軍守劍閣。鍾會攻之。

冬十月。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。乃申前命曰。

朕以寡德。獲承天序。嗣我祖宗之洪烈。遭家多難。不明於訓。曩者姦逆屢興。方寇內侮。大懼淪喪四海。以隳三祖之弘業。

惟公經德履哲。明允廣深。迪宣武文。世作保傅。以輔乂皇家。櫛風沐雨。周旋征伐。劬勞王室。二十有餘載。毗翼前人。仍斷大政。克厭不端。維安社稷。暨儉、欽之亂。公綏援有眾。分命興師。統紀有方。用緝寧淮浦。其後巴蜀屢侵。西土不靖。公奇畫指授。制勝千里。是以段谷之戰。乘釁大捷。斬將搴旗。效首萬計。孫峻猾夏。致寇徐方。戎車首路。威靈先邁。黃鉞未啟。鯨鯢竄迹。孫壹搆隙。自相疑阻。幽鑒遠照。奇策洞微。遠人歸命。作藩南夏。爰授銳卒。畢力戎行。暨諸葛誕滔天作逆。稱兵揚楚。欽、咨逋罪。同惡相濟。帥其蛑賊。以入壽春。憑阻淮山。敢距王命。公躬擐甲冑。龔行天罰。玄謀廟算。遵養時晦。奇兵震擊。而朱異摧破。神變應機。而全琮稽服。取亂攻昧。而高墉不守。兼九伐之弘略。究五兵之正度。用能戰不窮武。而大敵殲潰。旗不再麾。而元惡授首。收勍吳之雋臣。

係亡命之逋虜。交臂屈膝。委命下吏。俘馘十萬。積尸成京。雪宗廟之滯恥。拯兆庶之艱難。掃平區域。信威吳會。遂戢干戈。靖我疆土。天地鬼神。罔不獲乂。乃者王室之難。變起蕭牆。賴公之靈。弘濟艱險。宗廟危而獲安。社稷墜而復寧。忠格皇天。功濟六合。是用疇咨古訓。稽諸典籍。命公崇位相國。加于羣后。啟土參墟。封以晉域。所以方軌齊魯。翰屏帝室。而公遠蹈謙遜。深履沖讓。固辭策命。至于八九。朕重違讓德。抑禮虧制。以彰公志。于今四載。上闕在昔建侯之典。下違兆庶具瞻之望。

惟公嚴虔王度。闡濟大猷。敦尚純樸。省繇節用。務穡勸分。九野康乂。耆叟荷崇養之德。鰥寡蒙矜卹之施。仁風興於中夏。流澤布於遐荒。是以東夷西戎。南蠻北狄。狂狡貪悍。世為寇讐者。皆感義懷惠。款塞內附。或委命納貢。或求置官司。九服之外。絕域之氓。曠世所希至者。咸浮海來享。鼓舞王德。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。海隅幽裔。無思不服。雖西旅遠貢。越裳九譯。義無以踰。維翼朕躬。下匡萬國。思靖殊方。寧濟八極。以庸蜀未賓。蠻荊作猾。潛謀獨斷。整軍經武。簡練將帥。授以成策。始踐賊境。應時摧陷。狂狡奔北。首尾震潰。禽其戎帥。屠其城邑。巴漢震疊。江源雲徹。地平天成。誠在斯舉。公有濟六合之勳。加以茂德。實總百揆。允釐庶政。敦五品以崇仁。恢六典以敷訓。而靖恭夙夜。勞謙昧旦。雖尚父之左右文武。周公之勤勞王家。罔以加焉。

昔先王選建明德。光啟諸侯。體國經野。方制五等。所以藩翼王畿。垂祚百世也。故齊魯之封。於周為弘。山川土田。邦畿七百。官司典策。制殊羣后。惠襄之難。桓文以翼戴之勞。猶受錫命之禮。咸用光疇大德。作範于後。惟公功邁於前烈。而賞闕於舊式。百辟於邑。人神同恨焉。豈可以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？今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、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、雍州之馮翊凡十郡。南至於華。北至於陘。東至於壺口。西踰於河。提封之數。方七百里。皆晉之故壤。唐叔受之。世作盟主。實紀綱諸夏。用率舊職。爰胙茲土。封公為晉公。命使持節、兼司徒、司隸校尉陔即授印綬策書。金獸符第一至第五。竹使符第一至第十。錫茲玄土。苴以白茅。建爾國家。以永藩魏室。

昔在周召。并以公侯。入作保傅。其在近代。酇侯蕭何。實以相國。光尹漢朝。隨時之制。禮亦宜之。今進公位為相國。加綠綟綬。又加公九錫。其敬聽後命。以公思弘大猷。崇正典禮。儀刑作範。旁訓四方。是用錫公大輅、戎輅各一。玄牡二駟。公道和陰陽。敬授人時。嗇夫反本。農殖維豐。是用錫公衮冕之服。赤舄副焉。公光敷顯德。惠下以和。敬信思順。庶尹允諧。是用錫公軒懸之樂、六佾之舞。公鎮靖宇宙。翼播聲教。海外懷服。荒裔款附。殊方馳義。諸夏順軌。是用錫公朱戶以居。公簡賢料材。營求俊逸。爰升多士。寘彼周行。是用錫公納陛以登。公嚴恭寅畏。厎平四國。式遏寇虐。苛厲不作。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。公明慎用刑。簡恤大中。章厥天威。以糾不虔。是用錫公鈇鉞各一。公爰整六軍。典司征伐。犯命陵正。乃維誅殛。是用錫公彤弓一、彤矢百。玈弓十、玈矢千。公饗祀蒸蒸。孝思維則。篤誠之至。通于神明。是用錫公秬鬯一卣。珪瓚副焉。晉國置官司以下。率由舊式。

往欽哉！祗服朕命。弘敷訓典。光澤庶方。永終爾明德。丕顯余一人之休命。

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。帝以禮辭讓。

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曰。。伏見嘉命顯至。竊聞明公固讓。沖等眷眷。實有愚心。以為聖王作制。百代同風。褒德賞功。有自來矣。昔伊尹。有莘氏之媵臣耳。一佐成湯。遂荷阿衡之號。周公藉已成之勢。據既安之業。光宅曲阜。奄有龜蒙。呂尚。磻溪之漁者也。一朝指麾。乃封營丘。自是以來。功薄而賞厚者。不可勝數。然賢哲之士。猶以為美談。況自先

相國以來。世有明德。翼輔魏室。以綏天下。朝無秕政。人無謗言。前者明公西征靈州。北臨沙漠。榆中以西。望風震服。羌戎來馳。迴首內向。東誅叛逆。全軍獨克。禽闔閭之將。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。威加南海。名懾三越。宇內康寧。苛慝不作。是以時俗畏懷。東夷獻舞。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。開國光宅。顯茲太原。明公宜承奉聖旨。受茲介福。允當天人。

元功盛勳。光光如彼。國土嘉祚。巍巍如此。內外協同。靡愆靡違。由斯征伐。則可朝服濟江。掃除吳會。西塞江源。望祀岷山。迴戈弭節。以麾天下。遠無不服。邇無不肅。令大魏之德。光于唐虞。明公盛勳。超於桓文。然後臨滄海而謝文伯。登箕山而揖許由。豈不盛乎！至公至平。誰與為鄰。何必勤勤小讓也哉。帝乃受命。

十一月。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由。破蜀將諸葛瞻於緜竹。斬瞻。傳首。進軍雒縣。劉禪降。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。於是上節傳。去侍中、大都督、錄尚書之號焉。表鄧艾為太尉。鍾會為司徒。會潛謀叛逆。因密使譖艾。

咸熙元年春正月。檻車徵艾。乙丑。帝奉天子西征。次于長安。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。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。鎮於鄴。遣護軍賈充持節、督諸軍。據漢中。鍾會遂反於蜀。監軍衞瓘、右將軍胡烈攻會。斬之。

初。會之伐蜀也。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。。鍾會難信。不可令行。帝笑曰。。取蜀如指掌。而眾人皆言不可。唯會與吾意同。滅蜀之後。中國將士。人自思歸。蜀之遺黎。猶懷震恐。縱有異志。無能為也。卒如所量。

丙辰。帝至自長安。

三月己卯。進帝爵為王。增封并前二十郡。

夏五月癸未。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。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。

秋七月。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。中護軍賈充正法律。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。太保鄭沖總而裁焉。始建五等爵。

冬十月丁亥。奏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劭、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吳。喻孫晧以平蜀之事。致馬錦等物。以示威懷。丙午。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。

二年春二月甲辰。朐䏰縣獻靈龜。歸於相府。

夏四月。孫晧使紀陟來聘。且獻方物。

五月。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。建天子旌旗。出警入蹕。乘金根車。駕六馬。備五時副車。置旄頭雲罕。樂舞八佾。設鍾虡宮懸。位在燕王上。進王妃為王后。世子為太子。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。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。帝皆奏除之。晉國置御史大夫、侍中、常侍、尚書、中領軍、衞將軍官。

秋八月辛卯。帝崩于露寢。時年五十五。

九月癸酉。葬崇陽陵。謚曰文王。武帝受禪。追尊號曰文皇帝。廟稱太祖。

史臣曰。世宗以叡略創基。太祖以雄才成務。事殷之跡空存。翦商之志彌遠。三分天下。功業在焉。及踰劍銷氛。浮淮靜亂。桐宮胥怨。或所不堪。若乃體以名臣。格之端揆。周公流連於此歲。魏武得意於茲日。軒懸之樂。大啟南陽。師摯之圖。於焉北面。壯矣哉。包舉天人者也！為帝之主。不亦難乎。

贊曰。世宗繼文。邦權未分。三千之士。其從如雲。太祖無外。靈關靜氛。反雖討賊。終為弑君。